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0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悠悠时光里的红木箱

南京刘永宗

在老宅那略显陈旧的木阁楼上,静静地立着一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红木箱。这个木箱子被朱红的油漆浸染得深沉而庄重,箱盖小巧精致,下半截箱身则巧妙地设计了一圈隆起的“木舌”,与箱盖严丝合缝地吻合在一起。这红木箱,宛如一个时光的容器,将过往的点点滴滴悉数收藏。

年少的我总是怀揣着好奇与向往,顺着那颤颤悠悠的木梯登上阁楼。阁楼里的光线总是那么昏暗,唯一的亮光来自屋顶瓦片间那扇小小的玻璃天窗,而前方的窗户则常年紧闭,仿佛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与纷扰。杂物堆中隐藏着无数的“宝藏”,也激发了我无尽的探索欲望。

那只红木箱就像是一个沉默的守护者,静静地端坐在角落里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它,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道悄然袭来,里面是码放整齐的衣服、泛黄的线装书、一把生锈的木柄铁剑,还有记录着家里每个人“生日月”的红本子及一本算命的书籍。

后来,我到镇上读初中,开始了住校生活,爷爷居然把他视为宝贝的红木箱腾空给我。箱盖内侧的夹层设计得精巧无比,每一格都像为我量身定制的收纳空间,让我能够井然有序地存放那些珍贵的记忆与梦想。爷爷还在箱子的左侧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小屋子,方便我存放一些细小的、随时取用的东西。有时候,我也会偷偷地把一些零食或者铝质餐盒藏在里面。

爷爷还为红木箱安上了铁质合页,插上了一把精致的铜锁。这把锁,就像是一道守护屏障,守护着我青春期的秘密。我总是默默地把手事倾诉在日记本上,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红

木箱里——成长的路上,并不会总是一帆风顺。

我的脸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,这让我总是感到自卑而敏感。别人的目光,哪怕是无意的一瞥,也可能像一把匕首刺中我的心脏。爷爷知道我的心事后,总是用温暖的话语安慰我:“这个是天使给你的标记,你是降落人间的贵人。天使怕找不见你,特意做了标记。你将来定有一番大作为的,不要气馁!”

高中肄业后,我跟随表叔去了厦门的建筑工地。那个时候爷爷已经离世,我带上了这只红木箱,带着对爷爷的无限思念与感激,踏上了这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旅程。箱子里藏着我的衣物、从街边淘来的书籍,还有那些记录着我成长点滴的日记本。偶尔工休的时候,我会把箱子搬到床上当桌子,趴在上面写点东西,仿佛这样就能与爷爷进行心灵的对话。

爷爷可算是家族里的饱学之士,每年春节,村里人都会请他帮忙写春联。村里头有些难以决断的家事,也总会请他去做个“中间人”帮忙主持公道。在我的眼中,爷爷就是知识与正义的化身。他的言传身教,潜移默化地在我心中种下了文学的种子。他曾经给我讲过的故事、我们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,都化作了我笔下汩汩而出的文字。

如今,几十年过去了,那些曾经的岁月早已成了过往云烟。这个承载了无数故事与温情的红木箱,也早已遗失在岁月的尘埃之中。但每当回想起那段时光,我都会深深地感激那只红木箱,以及爷爷那份无言的爱。那只红木箱,不仅是我成长岁月的见证者,更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与力量源泉。

河边羊肉馆

如东杨红兵

小城东南角,一条不知名的河边上,有一个老旧的羊肉馆,一半栖身河上,一半建在河畔岸上。里面有两位老人,一位是店主兼掌柜,另一位是伙计,他们的年岁和烟熏火燎的灶铺一样,似乎都有些年头了。但深冬初春,尤其是雪花飘落的时节,这里却人来人往,热气腾腾,羊肉膻香及些许酒气溢出室外,引得过往路人纷纷侧目。

看着慕名而来的我们,店主说“懂啦”,说着便走进外间忙碌起来。案板上一个竹篾篮子里,数条羊腿依次排列,店主称出一个大小合适的,轻轻放到案板上,一刀切下。我凑近一些看,羊肉纹理清晰,浅浅的皮层温润如玉,我忽然理解了“肤如凝脂”。下面是白色脂肪和褐色瘦肉相间的羊肉,层叠往复,肥瘦相宜,我不由得悄悄吞咽了几下。

店主让我到里间等候。稍顷,他给每个人面前的碗里撒上一小撮葱花,随后,拎着一只盛满羊汤的大水壶进来,将水壶高高举起,羊汤冲入碗内,将葱花激得上下翻腾。汤色奶白,葱花碧绿,瞬间,一股诱人的香味便满室乱跑,恍惚是大明朱氏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。店主说“赶紧喝,先暖暖身子”,我们大口喝起来,一碗未尽,便感觉有暖意自腹中升起,流向四肢百骸,继而浑身舒坦。这个时候,店主端着两大盘冷切羊肉放到桌子中间,又将自制的酱油蘸端了上来,这场晚餐的正主便在前呼后拥中粉墨登场了。羊肉切得比较厚重,摆放也不甚

整齐,店主微笑着说“这样比较有嚼头”,我们欣然举筷。

这盘羊肉上面没有像本地多数菜馆一样覆盖香菜和生姜丝,坦诚相见,赤膊以待,我仔细品味,其未近而味已至,送入口中,待要仔细咀嚼,却是入口即化。于是再来一筷,羊肉柔中带韧,韧中有脆,再加上店主自制的蘸头,可谓人间美味。汪曾祺曾说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。我认为,乡愁之中当以“胃愁”为最,难怪乎此四方乡亲年底回来必到此处,诱惑得我这个外乡人也循味而来。

说话间,两大盘羊肉已经解决过半,大家举筷的动作也渐渐迟缓。这个时候,来一点小酒亦有画龙点睛之效,只是酒不可过烈,否则会喧宾夺主,衰减感官。数根生姜丝,一壶小黄酒,搅拌温至半暖,缓缓而啜,则可相得益彰,可有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之境地,只是我们却不能平酣而诗,未免平添诸多遗憾。

谈笑间,一大锅白煨羊肉已经上到桌子中间,浓稠的水雾裹着香气在小间里荡漾开去,抬眼望去,羊汤色如白玉,羊肉上下翻腾,上蹿的热气引得大家脱衣卷袖以待再战。羊汤稠而不腻,在嘴巴里放肆地生发开来,大家大呼酣畅尽兴。东坡居士咏叹:“秦烹惟羊羹,陇馐有熊膳。”我想也不过如此罢了!

乡野小馆,未见经传,却是村庄最深情处!其实,此等小馆最适宜三五好友于冷天小聚,雪天尤佳。人间美好,莫过于此。

我很开心地吃,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。

在我上小学的那几年,村子里的吡吡花一年比一年多起来。一到夏天,在小村的房前屋檐下,处处都开着一朵朵粉红色的花。再后来,生活条件就慢慢好起来了,吡吡花却悄无声息地隐身于小村的往事深处。

曾记得作家张伟写过一本《能不忆蜀葵》的小说,当时,只感觉那书名有些能不忘江南的味道,记住了蜀葵这个名字。直到三四年前,看到本地一个女作者写的一篇关于蜀葵的短文,文中配有图片,那时,我才知道原来蜀葵就是吡吡花的学名。

前几天,在下班的途中,看到沿途盛开的蜀葵,不由勾起了我对前尘往事的追忆。一时兴起,我就停下车子采集了一些蜀葵的种子,想等过几天回老家时,顺便撒在老家的房前屋檐下。想必,等我来年回家时,就能看见吡吡花那粉红色的花瓣上,随风弥漫着一些久远的民谣往事,时而清晰时而模糊……

路边剃头

南京赵培龙

“有钱没钱,剃头过年。”在老家至今仍有习俗,正月里除非遇到“白事”,否则是不能剃头的,必须等到“二月二”龙抬头之后才能剃头。还有一种不靠谱的说法,即正月里剃头会对舅舅不利。因此,剃头成了过年前的要事和仪式。

我从小就对剃头惧怕。一怕人多排队等待,二怕师傅把头发压得太低或者剪刀夹头发。所以,在上军校之前,我一直留着大包头。后因军容风纪要求必须留短发,戴上军帽后头发不得露出帽檐一厘米。从此,战友间互相剃头,剃小平头或光头,就成了我军旅生活中独特的经历。

一晃过去三十年。转业后,虽然头发日渐稀疏,但我依然保持着定期剃短发的习惯。不求时尚,但求干干净净利索索有个发型。花甲之后,可能是退休了,日子过得有些糊涂,常常是两个多月头发长得毛毛拉拉,才想起来去剃一剃。至于发型,任由师傅做主,短点便宜点就行。直到有一天,邻居吴老推荐说,大院门口马路斜对面有家发屋,剃头只要15元,六十岁以上还能享受优惠价12元。从此,我便成了这家发屋的常客。

前几天路过光华门,偶然看到路边摆着一个简易招牌,上面写着“剃头5元,不洗头”。旁边放着电瓶车,后备箱里面装着剃头工具。一位花白头发的师傅正给坐在折叠椅上的老人剃头。对面支架上的手机正在播放视频。我好奇地走过去和师傅搭讪,顺便观察他的手艺。只见师傅动作娴熟,老人怡然自得,他们边剃边聊时政大事,其景如画,其情动人。于是,我决定让师傅也给我剃剃。没想到,这一剃真不错,回家照照镜子,发现不比那家发屋剃得差。

路边剃头,让我想起了剃头匠的行头——挑子。小时候,我见到的剃头匠大多是挑着担子走村串巷的。担子的一头挂着擦拭刀口的皮条、洗脸的毛巾、剃头的工具和凳子;另一头则是脸盆,脸盆下面是一个烧热水的炉子。剃完头后,还要用热水洗头,这就是“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”的由来吧。后来有了热水瓶,烧水的炉子才从担子上撤下来。

别小看剃头匠,在那个年代,他们可是“十八般武艺”样样精通。所谓“十八般武艺”,指的是剃头以外的本领,比如推拿、掏耳朵、捶腿、捏腰、修脚……凡是澡堂子里能做的活,剃头匠都能拿得起来,堪称半个郎中。来剃头的大多是回头客,有的甚至是常年的老主顾。顾客往凳子上坐,剃头匠就知道他有什么需求。顾客不仅仅是为了剃头而来,剃完头后往往还有其他要求,剃头匠都记在心里。有的人因为腿疼而来剃头,剃头匠剃完头后,不用顾客开口,便开始捶腿。那拳头打在顾客腿上,轻重缓急,恰到好处。头剃完了,腿也不疼了,顾客这才满意地离开。

剃头匠比开剃头店的灵活多了。剃头店要交门面钱,还得等人上门才有生意。剃头匠挑着担子虽然辛苦,但生意却不少。他们走的都是熟门熟路,做的大多是回头客生意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便宜,一般是剃头店里的一半价钱。但如果遇到重要场合需要闪亮登场,还是要去正规美发店精心打理的。回想当年,我和爱人在夫子庙百花摄影图片社拍结婚照时,我们俩的头发就是在附近的“人人美发店”花了10块钱完成的,要知道当时剃个头才一两块钱。

如今,剃头挑子虽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但它承载的记忆和情感,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。

半亩池塘

陕西汉中姜海霞

老家村前有一汪池塘,状如满月,占地半亩有余,池塘四周有芦苇环抱。塘中水清至极,浅水处,可见小鱼悠游,虾儿爬行,螺蛳游移。岸边有几簇野蔷薇,春天来时,野蔷薇在一夜之间开放,热烈放肆,池塘四周都散发着馥郁的香气,引得蝶舞蜂吟。

清晨,水面上薄雾蒙蒙,如梦似幻。待旭日东升,雾霭散去,水天一色,一片明朗。芦苇间游出一两只早起的野鸭,把水中倒影拨得晃晃悠悠。有村人挑着水桶向池塘走来,笨重的木桶“咚”地丢入水中,却被很灵巧地提起,担到肩上,“吱吱呀呀”地挑走了。

薄暮时分,霞光把塘水映得红彤彤的。无数蜻蜓在池塘上空盘旋飞舞,很是壮观。蜻蜓有好多种,其中绿蜻蜓个儿特别大,我们叫它“大绿头”,飞起来呜呜有声。最多的是红蜻蜓,有一种红蜻蜓个儿很小,体细如针,连翅膀也是赤色。夜色漫起,萤火虫的小灯笼把池塘点缀得朦朦胧胧,月亮挂在天空,如淡黄的柠檬。

雨天,千万条丝线溅起一片迷雾,塘似乎也显得博大了,浩浩渺渺,不见边际。塘中有荷,不是铺天盖地的,只有那么几株,三三两两地立于一隅,反倒显得别有韵致,如大师的水墨有大段留白。雨中之荷摇曳生姿,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意境顿生。雨止,天边架起绚丽的彩虹,青蛙的好戏就登场了,它们把蛙鼓敲得一浪高过一浪,使整个池塘喧闹无比。

这小小的池塘为村庄添了诗情画意。夏夜乘凉,走在池塘边,树影婆娑,村庄寂静,草丛里有萤火虫星星点点地飞落,宛如童话,有说不出的美意!

民谣里的吡吡花

山东滨州孙光利

三十多年前,在柱爷爷的院子里,我认识了蜀葵。不过,我不知道它叫蜀葵,那时候,在我们乡下都管它叫“吡吡花”。

它就生在柱爷爷家院子里的墙根下,长得比我还高,每棵都分出三五根枝杈,每根枝杈上都开着几朵拳头大小的粉红色花朵,煞是好看。俯身过去用鼻子一嗅,也没什么香味,手一摸那花瓣,有一种柔软的感觉,而那花粉也就沾满了我小小的手指。

柱爷爷是一个独腿老人。在我的印象里,他一直是拄着双拐的模样。据传,那是他早年与人闯荡江湖时遭人暗算。他身上的神秘传说被小村的人们传来说去。别看柱爷爷被传得神乎其神,但他对邻里街坊很友好,尤其是我这个孙辈的小邻居。

柱爷爷告诉我说,吡吡花未开的花蕾是可以吃的,说着,他就掐下几个花蕾递给我。能吃是能吃,不过,不香也不甜,但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月里,它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今天吃的水果。看着